

THE
·
SILENT
·
WIFE

妻子的沉默

A. HARRISON

〔加拿大〕A. 哈里森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加拿大〕A.哈里森 著
辛可加 译

妻子的
沉默

The Silent Wif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妻子的沉默/[加拿大]哈里森著;辛可加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8
ISBN 978-7-5442-7171-4

I. ①妻… II. ①哈…②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144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089

THE SILENT WIFE by A. S. A. Harrison

Copyright © A. S. A. Harrison, 201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Thin 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K) Ltd. and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through Bardou Chinese Media Agency.

妻子的沉默

[加拿大] A. 哈里森 著

辛可加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华 艳 马秀琴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71-4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第一部 她和他

她

现在是九月初。朱迪·布莱特在厨房里做晚饭。拜公寓的开放式格局所赐，她的目光可以径直穿过客厅，直抵朝东的窗口，遥望被夜幕齐齐染成蓝色的湖面与天空。那一抹色泽更深沉的纤细的地平线，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她喜欢那道如画笔描绘而成的曲线，喜欢被环绕其间的感觉。包围感，正是她钟爱这里的原因，这个高居于二十七层的空中小窝。

朱迪四十五岁了，但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妙龄女子。她对未来不太上心，完全活在当下，只关注今天。她不曾多想，只是觉得一切仍会按照这种并不完美但绝对可以接受的方式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她根本没觉察到她的人生正处于顶峰，也没意识到她的年轻活力已濒临消亡的边缘，那种活力在她与托德·吉尔伯特的二十年婚姻中缓缓遭到侵蚀。她更想象不到她对自己究竟是谁、究竟该干些什么这类问题的认知程度，其实远不如她预料的那么有把握。尤其是考虑到短短几个月后，这将让她变成一个杀人犯。

即便你对她这么说，她也不会相信。她的词典中几乎找不到“谋

杀”这个词，这个概念对她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新闻里那些故事的标题而已，牵扯进去的那些人，她素不相识，永远不会有交集。她觉得家庭暴力尤为不可信，家庭生活中的细微摩擦怎么可能演变升级到那个地步！她这个观念有种种来源，善于自控的习惯只是其中一部分；她并非理想主义者，她相信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她从不滋生事端，也不会轻易受到诱惑。

她忙着切菜时，那一只身金色光泽的黄金猎犬就坐在她脚边。她时不时扔给它一片生胡萝卜，它就一口叼起，开心地大嚼起来。自从将这只圆滚滚、胖嘟嘟的狗带回家，长期以来她都习惯在饭前跟它玩这种扔蔬菜的游戏。当时她只是为了分散托德的注意力，因为他一过四十岁，似乎一夜之间就特别渴望有个孩子。她给狗起名“弗洛伊德”，只为取笑那位同名的歧视女性者，上大学时她还被迫认真应付那套理论。弗洛伊德放了个屁，弗洛伊德吃垃圾，弗洛伊德摇尾巴。狗特别善良，一点也不介意被当作取笑的对象。

择完菜，切好香草，她全心投入地忙碌起来。她喜欢下厨时的紧迫感：升腾的燃气火焰，一分钟一分钟跳动的定时器，立等可取的成果。她留意着厨房外的静默，每当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一切就都水到渠成，她总是满心欢喜地期盼那一刻。她依然觉得为托德做晚饭是一件大事，依然惊异于命运竟会将他带进她的人生。当时那种情况，真是难以想象他们还有进一步交往的空间，更不要说之后还能共进用满心爱意做成的大餐。

那是一个春雨连绵的早晨。那时她正忙于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晚上伏案苦读，体力透支，精疲力竭。那天她搬家，租了一辆小货

车，载满家当，向北行驶在政府街上。她准备往左变道，本该回头观察一下。但小货车开得不太顺手，不太听使唤，刚好车窗又蒙着一层雾气，她眼看就要错过转弯的绿灯了。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她或许有点走神——后来他们为此讨论过许多次。他的车蹭到了她驾驶座的车门，这一撞将她卷入滚滚而来的车流，顿时喇叭声、急刹车声响成一片。没等她回过神来——没等她完全意识到她的车之前竟突然停在路中间，而她本人安然无恙——他已经在紧闭的车窗外冲她怒吼。

“发神经的婊子！你以为你他妈的在干什么？疯了是吧？在哪儿学的车？你这种人就不该上路。现在你到底是要下车，还是像个弱智一样坐在里面？”

那天他在雨中的这番慷慨陈词可没给她留下多少好印象。可男人一碰上交通事故总难免大发雷霆，即便是他自己的错。而那一次偏偏又不能怪他。所以，几天后他请她吃饭时，她便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他带她去了“小希腊”，吃羊肉卷饼，喝松香酒。餐馆很挤，一张张桌子靠得很近，灯光明亮。他们在喧哗中相互嚷嚷，为听不清对方的话而开怀大笑。交谈只能缩减为简短的词句：“东西好吃……”“我喜欢……”“当时我的车窗蒙着水汽……”“要是没出事我就不可能遇到你。”

她真正约会的次数不多。大学里认识的男生约她去吃比萨、喝啤酒，花钱小心翼翼。他们都直接和她在餐厅见面，形容邈邈，不刮胡子，还穿着上课时穿的衣服。而托德换了干净衬衫，亲自来接她，然后开车一起去餐厅。现在他殷勤地为她服务，帮她斟酒，处处照顾她的感受。坐在他对面，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惬意——他那漫不经心的

落座方式，以及事事尽在掌握的气度。她喜欢他在面包片上擦拭餐刀的习惯，很亲切。而且，他看都不看账单就拿出信用卡。

回到车里，他开车带她去他在巴克镇的工地，他在那里重建一座十九世纪的豪宅，一处从出租公寓回归独门独院的别墅。他一边领她走上碎石小道，一边轻轻挽起她的胳膊。

“小心，注意脚下。”

这是一座丑陋的复古哥特式建筑。衰朽的砖块，剥落的油漆，狭小的窗户。尖尖的三角墙直刺天幕，透着一股阴森气息。这条街上其他修葺完毕的建筑物规规整整，一字排开，令眼前这座房子的狂野风格显得尤为突兀。门廊上摆着一把梯子，门厅里侧躺着一架硕大的枝形吊灯。正面那个宛如墓穴的房间有着高得出奇的天花板，里面满是一堆堆瓦砾和胡乱悬垂的电线。

“以前这儿有堵墙。”他指了指，“你看那脚印。”

她打量着少了木地板的地面。

“他们把这里改造成公寓时，做了很多隔断。现在这样是回到最初的布局了。你能看出以后会有多棒。”

她很难想象最终成果的模样。现在这里还没通电，唯一的光线是外面路灯射来的一束微光。他点亮一根蜡烛，往一个托盘里滴了些融化的蜡油，将蜡烛插正。他热情地领着她四处参观，举着蜡烛穿过一间间空房：本该是厨房的地方，荒废已久的客厅，还有不少出租的小房间，隔断的木墙已被拆成一条条长木板。一上楼，出租屋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一扇扇装了弹簧锁的房门，一堵堵颜色各异的墙。霉味很重，脚下老旧的木头嘎吱作响，将周围的气氛烘托得颇为诡异；摇曳

的烛光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天花板上，宛若幽灵。

“不是修修补补，”他说，“而是全面翻新和彻底现代化。橡木地板，实心门，窗户要装双层玻璃……这里会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不仅是一座极具个性的古宅，而且既坚固又时髦。”

他说，他是单枪匹马承担这一切，摸着石头过河。他没去上大学，而是借钱做生意，靠贷款和乐观坚持下来。看见一间卧室里卷起的睡袋，以及洗手间里的剃须刀和剃须泡沫时，她便明白他有多么拮据。

“你觉得怎么样？”回到楼下时，他问。

“我想竣工之后再来看看。”她说。

他大笑。“你觉得我不可理喻？”

“你的野心真大。”她认输了。

“会让你过目难忘的。”他说。

听见他到家时，湖面与天空都已融入天鹅绒般的薄暮之中。她关掉吊灯，让窗帘盒里的壁灯散出柔和的光线，脱下围裙，舔舔手指，抚平鬓角的发丝——倾听他在玄关的动作时，她心中满怀着期待。他逗了一会儿狗，挂好外套，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进仿古桌上的青铜碗。片刻的静默，他在查看信件。她用一小片饼干将盘子里的一片熏鲑鱼稍稍摆正。

托德·吉尔伯特身材高大，沙黄色的头发，岩灰色的眼睛，浑身洋溢着活力。他走进屋里时，总能令人眼前一亮。如果有人问她最爱他什么，她的答案就是这一点。只要他愿意，总能逗得她开怀大笑。

而且，和她认识的很多男人不同，他特别擅长一心二用，即便正用手机和别人通话，他也能帮她扣好项链的搭扣，或是指点她如何使用开瓶器。

他用双唇轻触她的额头，探过她身旁，从柜子里拿了两个鸡尾酒杯。“看起来不错，”他指着盘中那出自烤炉、裹着肉的金色卷饼，“这是什么？”

“威灵顿牛肉馅饼。我们以前吃过，记得吗，你很喜欢。”

调马丁尼酒是他的任务。她搅拌着配蔬菜的酱料，感受着冰块的轻微碰撞，以及柠檬被他切开时散发的强烈气味。他碍手碍脚的，一会儿碰翻东西，一会儿又撞上她，但她喜欢他流连于身旁，喜欢他那山一般的安全感。她闻着他一天下来的气味，被他身体的热度深深吸引。他的触摸始终那么温暖，对于冷冰冰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动物性的特征。

他将她那杯马丁尼酒放在她面前的流理台上，然后拿起自己那杯，端着鲑鱼去了客厅，跷起腿，翻开咖啡桌上她为他整整齐齐叠好的报纸。她把芸豆和小胡萝卜分别放进蒸锅，啜了第一口酒，享受着伏特加瞬间冲进血管、流遍四肢的快感。沙发上的他频频评论当天的新闻：下一届奥运会，利率上调，天气预报有雨。她将牛肉切成厚片时，他吃完了大半的鲑鱼，喝光最后一口马丁尼，站起来开了一瓶红酒。他们把盘子拿到餐桌旁，从这里可以望见丝绒般的天幕。

“今天怎么样？”他边拿起叉子边问。

“我见到‘褒曼’了。”她说。

“‘褒曼’？她都说什么废话了？”他专心笃定地切着牛肉，头也

不拾。

“她提醒我，她做的那个布丁广告到现在都三年了。估计她心里有点怪罪我呢。”

他对她那些客户的了解仅限于她给他们起的代号。他们来来去去都在他的上班时间，所以他一个也没见过，但她时时向他介绍新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跟他们算得上老朋友。“褒曼”是一位过气女演员的代号，她的上一份工作，即所谓的布丁广告，早已是陈年旧事。

“结果反倒成了你的错。”他说。

“她说是她的绝望让人们躲着她，而她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哎哎，我们为这事耗了好几个星期呢。”

“搞不懂你怎么受得了。”他说。

“你见了她就明白了。她非常强硬，真正的斗士。她从不放弃，最终总有什么东西会为她而改变。”

“我可没那个耐心。”

“会有的，如果你真正替他们着想的话。你也知道，客户就像我的孩子。”

一抹阴影掠过他的脸庞。她明白，“孩子”一词令他想到自己还没有孩子。她又把话题拉回“褒曼”身上。“不过我还是挺担心她。如果没人肯用她，她会对自己丧失信心。但正因为她不自信，才没人肯用她。关键是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帮得了她。有时我觉得，我不该再做她的心理医生。”

“假如真的毫无进展，这样也好。”他说。

“嗯，也不是毫无进展。我说了，至少她能发现自身的问题。”

“我喜欢这牛肉，”他说，“你是怎么把肉弄进馅饼里去的？”

说得好像那是瓶子里的模型船，但她知道他没开玩笑。这个可以建起高墙、沉下地基的男人，一谈及烹饪，就变得傻乎乎的。

“裹进去，”她答道，“就像在管子外面裹一层绝缘材料。”

他两眼发直，似乎没留意她的回答。

他向来容易走神，近来尤其频繁。前一刻还在这里，下一瞬就神游天外，也不知是因为一个念头、一种推测，还是一片担忧。天知道呢。他可能正默默从一百开始倒数，也可能在脑子里回想历届总统的大名。反正她不能破坏他的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他显然快乐得多，更像从前那个他，令她开始以为他的抑郁已经成了过去时——她一度怀疑他将永远消沉下去。那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连弗洛伊德都没法让他从中解脱出来。弗洛伊德这只呆呆傻傻的狗，扮演的角色堪比宫廷弄臣。

至少，他总能装出一副正式赴宴的姿态——频频斟酒，妙语连珠，令人心情舒畅。托德颇有女人缘，因为他既真诚又热情。罗莎莉，你又喝了青春之泉吧。迪尔德丽，你这么瘦，多吃点没关系。他跟男人们也关系融洽，总能耐心倾听对方的自吹自擂，从不抢风头，而且他擅长用模仿来逗得别人开怀大笑：模仿东印度群岛的“自然疗法大师”（你整个人太过紧张……你必须慢慢来，慢慢来），或是牙买加的修车工（给车换换新轮胎……或是干脆掀掉引擎盖）。

现在他绝对好多了，更有活力，就连他们两人独处时也笑声不断。更随和，更放松，忧虑少了，更像从前那个他，许多年前的那个他——只不过，他们赤身裸体窝在床上看报纸、看球赛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

返。那时他们分享一碗玉米片，牛奶盒就搁在床角，糖粉从多米诺骨牌盒子里洒到床单上。那时，他们对彼此几乎毫不了解，幸福地憧憬着惬意的未来——所有的门都会敞开，所有的承诺终将兑现。

“发什么呆呀。”她说。

他眨了眨眼，朝她一笑。“很好吃。”他拿起剩下的半瓶酒，又给两人的酒杯斟上。“这酒怎么样？”

他喜欢讨论酒。有很多次，整顿饭吃下来，他们的话题只围绕着酒。但此刻，没等她回答，他就一拍脑袋：“差点忘了告诉你，这周末有人约我去钓鱼，几个朋友一起。”

“钓鱼啊。”她说。

他吃光了两块牛肉，用一片面包抹干净酱汁。“星期五一下班就走，星期天回来。”

托德一向不去钓鱼，据她所知，他那些朋友也不钓鱼。她顿时明白了，确信无疑，“去钓鱼”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

“你去吗？”她问。

“在考虑。”

她还没吃完，想尽量吃快点。有时她吃饭的方式——小口咀嚼，反复品尝——对他的耐心是极大的考验，这她明白。她咽下一小块还没嚼碎的嫩肉，差点卡在喉咙里，顿时本能地作呕。见她又噎又喘，他殷勤地起身轻抚她的后背。一番挣扎后，她将那东西吐到手里，看也没看就放到盘子边缘。

“你决定了就告诉我。”她用餐巾擦拭眼角，“如果你不在家，我就把地毯洗了，再做点橘子酱。”

她根本不打算做这些事，只是随便说说。她每每自我安慰，他没对她撒谎。也就是说，他从来不给借口增添各种细节，从而让借口变成真正的谎言。问题不在于他那些废话。问题在于，实际上他周末没去玩，以前他从来不在周末出去玩。

“嘿，”他说，“给你个礼物。”

他走出去，拿来一个小包，扁扁的长方体，和一本平装书差不多大，裹着棕色包装纸，还绑了塑料带。他把东西放到她的盘子旁边，又坐下来。他经常送她礼物，她很喜欢这一点。但如果礼物只是为了安抚她，那就没多大意思了。

“为了什么？”她问。

“不为什么。”

他脸上挂着微笑，但气氛已经变了味。她拿起礼物。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胶带一撕就开。掀起一片保护板，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幅精美小巧的画，一幅拉杰普特绘画^①，是原作。蓝绿相间的背景里，一个穿长裙的女人伫立于有围墙的花园中。她戴着华贵的金首饰，身边围着几只孔雀、一头羚羊，显然，她无忧无虑，全然不为世事烦恼。繁茂的树枝覆于她的头顶，脚下的草坪犹如一片宽广的绿地毯。他们一起欣赏这幅画，对画中女人红褐色的手、身边的白色小篮子，以及纱袍下若隐若现的曼妙身材品评一番。欣赏着画中精妙的细节以及整齐一致的用色，他们客客气气地回到了平凡生活中。他送的这件礼物很妥帖。他的直觉相当出色。

^① 印度莫卧儿王朝时代本土诸邦的细密画。

待她收拾完饭桌、开始洗盘子时，已经差不多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他敷衍地表示要帮忙，但他们其实都知道，让她来收拾，他去遛狗，才是最佳分工。她倒也没那么严格，她的标准并非不近情理。但煎肉的平底锅洗完之后总不能还油腻腻的吧。也不能用刚擦过油污的洗碗布擦酒杯。这都是常识。在建筑方面，他从不粗心。如果他搭一个架子，绝不会弄得歪歪斜斜、东西一放上去就滑下来摔碎。他干活时全神贯注，成果斐然，没有哪个旁观者会说他是完美主义者、过分挑剔什么的。她可不爱抱怨，但大家都知道，人的长处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变成巨大的软肋。他对家务事缺乏耐心，因为他那极其充沛的精力用在这些事情上太大材小用了。看他待在屋子里那样子就知道。局促的空间愈发凸显了他的大块头，愈发衬托出他的大嗓门，以及那像要横扫一切的动作。这人属于室外，属于能让他那魁梧身躯充分施展开去的建筑工地。回到家，他只有在她身旁入睡时才处于最佳状态。那时他的身躯才平静下来，他浑身的无穷能量才在睡眠中令人安心地暂时隐去。

她在几个漂亮的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拉上窗帘，拍拍靠垫，扶正画框，清理地毯上的棉纤维，将这个家打理成她清晨醒来时希望看见的模样。在每一天开始之际，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是非常重要的。她走进卧室，掀开床罩，摊开他的一套睡衣和她自己的睡袍，抚平布面，折好边角，免得让衣服看起来像两具无处葬身的尸体。即便如此，仍然有什么令她心中一动：深色睡衣上的白色条纹，还有睡袍上的丝结。她走出卧室，踏上阳台。风很劲，没有月光的夜，望去是无底的黑暗。她倾身探入深不可测的夜，沉浸于隔绝尘世的体验之中，为自

己还能自控而欣喜，直到那种感觉渐渐消失才返身回屋。她对稳定而安全的生活心存感激，她珍惜自由自在的每一天，庆幸她的无欲无求和无忧无虑。放弃婚姻和子女使她还是一块白板，还保留着广阔的空间。没有遗憾。她的母性本能是客户身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而比起那些结了婚的人，她并未感到有任何不同。当然，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她还是朱迪·布莱特。但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她是吉尔伯特太太。她喜欢后面这个称呼，这种家谱式的庇护赋予她诸多便利，省去了纠正他人、多做解释的必要，免掉了“生活伴侣”、“另一半”等等尴尬的术语。

清早，他去上班，她起床，穿衣，牵着狗到海军码头岸边散步。朦胧的晨曦在湖面铺了一张闪亮的网。岸边的风格外清新，带来夹杂着机油、鱼腥、腐木等气味的海的芬芳，令人陶醉。每天此时的海军码头宛如沉睡的巨人，脉搏缓慢，呼吸平稳。只有当地人，遛狗的、慢跑的，见证了轻摇的小船、拍岸的湖水、昨夜喧嚣酒会与观览车的颓靡余韵，以及为了早餐频频向水面俯冲的海鸥。当她转身背对城市时，远方的天际线恍若从湖岸升起的幻景，被朝阳映照得无比夺目。二十多年前，她刚来到芝加哥求学，就把这个城市当成了家。定居在这里的，不仅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心灵。从贫困的小镇走出来，眼前高耸的摩天大楼、汹涌的人潮、奢华的物质生活甚至变幻无常的天气，都令她激动不已。她在这里步入成年，重新塑造了自己，致力于学业，终于建立了她的事业。